

随笔·乡村纪事

# 麦收记

□宋效锋

刚过小满，父亲就把放置在牛棚上的木锨、扫帚、杨叉、耢耙等农具拿下来，在院里敲打着收拾起来，一会儿拿锤子楔个钉子，一会儿又用钳子铁丝拧拧，一会儿又拿绳子捆捆，总之，很忙碌的样子。偶尔，他也会放下手中的活，点上一支烟，看着满地的农具，望着远处的麦田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田野里，一望无际的麦田又起金黄，熟透的麦草焦香，一丝丝在风里氤氲传递。又是一年麦收时。

“麦熟一响。”在干燥得见火星子的午后，一阵干热的南风后，一年的麦收就开始了。为了避开六月的似火骄阳，更是为了赶早颗粒归仓，这样的战役序幕往往在披星戴月中拉开。天刚蒙蒙亮，布谷鸟一叫，母亲就摸索着起床了，把锅里添上水，放上篋子，馏上昨天晚上蒸好的白面馍，再洗几个刚腌好的咸鸭蛋。她叫醒还在睡梦中的我，反复交代：一会儿记得起来，东西我都放锅上了，烧好饭，送到离家3里外的南地去，别忘了。然后便匆匆地抱着镰刀、戴着草帽，先走了。父亲也早就起来了，他正在给家里的黄牛添料喂食，让他吃饱喝足了好下地干活，麦收可全指望它了。一会儿，父亲把准备好的木锨、扫帚、杨叉、耢耙等农具放到架子车上，套好牲口，疾步向丰收的田野走去。

父母走后，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，忽然一阵高亢的叫卖声“打豆腐了——”将我惊醒，我一个激灵翻身下床，赶紧慢赶，手忙脚乱，总算把饭做好了，其实也就是简单的稀饭、馒头、咸菜和咸鸭蛋。吃过饭后，我和几个兄妹结伴提着竹篮、拎着瓦罐给地里干活的父母去送饭。

## 二

收麦是一件大事。父母心劲高，干起活来十分卖力。当我们一路打闹着来到地里时，太阳还不算毒辣，但一地的金黄已在父母“刷啦啦”的镰刀声中轰然倒下，变成整整齐齐的麦秆，一堆堆地码在田里。田野间，自由散落着人们弯腰弓背的身影，在连绵起伏的麦浪中时隐时现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衣衫与金色的麦浪相映成趣，宛若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铺满

随笔·往日情怀

□梦之韵

周末的傍晚，我和老公像平常一样漫步在河堤旁，边走边欣赏着最后一缕晚霞。红霞退尽，夜幕拉开，沙澧河两岸的霓虹灯瞬间点亮，灯落水中，水映花丛，好美！

我正陶醉在美丽的沙澧夜景之中，突然，好似听到草丛里有窸窣窣的声音，借灯光望去，心中窃喜，原来是多年都不在意的小苍虫！

苍虫，状如小蚕，是一种全身棕褐色、圆鼓鼓的小虫子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其有解毒之功效。我小时候，乡村的田间地头都有苍虫的窸窣之声。老话说：杨絮落，苍虫多。春天的杨树杨絮先发，等它落时，是苍虫最多的时候。童年的记

大地。而劳作的人们，豆大的汗珠滚落在黄土地上，滋润着深厚而广袤的土地。

母亲一边责怪我只顾贪睡来晚了，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馒头，一边还不忘夸我几句，“好男儿不吃十年干饭，中了，一个蛤蟆四两力，能帮爸妈干活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得意。于是，我在父母的示范指导下，一手抓住麦穗，一手挥镰刀，把镰刀放在麦根处用力往后一拉，麦子就顺势倒下了，别说，还真干得有模有样。割麦是个体力活，由于不得要领，我割麦速度不仅慢，而且麦秆堆放得乱七八糟，麦茬参差不齐。更要命的是，胳膊被麦芒扎出一道道血红的印记，痛痒难受，脸也被毒辣的太阳晒得通红，汗水渍得眼睛睁不开了，手上也磨出血泡，不一会儿便两腿发软，累得瘫坐在麦秆上。看着地头的老黄牛在悠闲地啃着青草，我也真想到路边的树荫下歇会儿，喝口水，吃点干粮。

快到小晌午时，母亲抬头看看不远处就要割完的麦子，叫我回地头把架子车拉过来，开始装车拉麦。当我费劲地把车拉过来后，父亲就开始装车了。我扶住车把，保持好平衡，父亲很轻巧地把割好的麦子用木叉挑起，麦头朝里，猛地往上一放。我把控不住，车子一晃，父亲便呵斥一声：“扶好，瘧症啥哩。”麦秆很光滑，一旦装不好，路上容易掉包，甚至还有翻车的危险。所以这装车有技巧，父亲左一叉右一叉，一下一下、一层一层地往上装，车子前后平衡。母亲割完时，我们恰巧装到那里，他们好像事先商量好的。剩余的几叉，父亲使劲擦到车顶上，高耸的麦子在架子车上左右摇晃，颤颤巍巍，想要掉下来的样子。这时，父亲拿来拇指粗的绳子，一头固定在车把一侧，使劲擦过麦子到另一侧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地用绳子将麦子勒紧，左右前后，五花大绑，麦子听话地固定在了架子上，这就叫刹车。母亲牵来老黄牛，父亲套好车，自己架住轡，母亲牵着牛，我在后面用叉推着，于是我们就满载收获的麦子上路了。弟弟和妹妹跟在拉麦车的后边，提着竹篮，拎着东西，间或捡拾颠簸掉的麦穗。

## 三

麦子拉到场里，天已过午。母亲没等麦子卸下来，便慌忙回家做饭去了。我和

父亲用木叉把麦子胡乱地撒开，这叫摊场。虚虚地摊开，使麦子互相支撑着，便于通风晾晒。场不能摊得太厚，否则晒不干。父亲总不肯闲着，每隔一两个小时把麦子翻一翻，这叫翻场。反复几遍，到下午三四点时就开始碾场了。父亲套上牲口，拉着石碾，戴着草帽，在毒辣辣的太阳下一圈圈不知疲倦地转着，母亲则一会儿拿着木叉，一会儿拿起扫帚，手疾眼快地拾掇一下被石碾带起来的麦秆，扫扫飞溅出来的麦粒。碾场的间隙，父亲停下来喝瓶啤酒，吃几个变蛋，和邻近场地的爷们说上几句笑话，讨论一下今年麦子的收成。我们则在碾过的麦场上打滚、疯跑，整个麦场充满了热闹欢快的笑声。

麦子碾好后，我和母亲先用木叉把麦秸挑起来，打成堆，父亲则挥起大叉，挑到场边堆积成垛，有时还会让我到上面踩垛，这可比干活轻松多了。

麦秸挑完后，父亲把地上的麦子和麦糠拢到一起，母亲则拿起扫帚清扫，这时候基本没我们小孩子什么事了。碾落的麦粒和麦糠混在一起，需要借助风的力量使其分开，这便是扬场。扬场是技术活，通常由父亲这样的农家把式操作。麦粒被扬成长的一条弧线，落在麦堆边上，麦糠因轻被风吹到另一边。母亲则在旁边，待麦粒刚落下时，用扫帚拂去麦粒里混杂的大粒麦糠。这一扬一拂的配合轻松流畅，细致默契，像是两种乐器的合奏，此起彼伏，错落有致。扬场在晚霞铺满西天时结束，粒粒圆鼓鼓、透着光亮的麦粒堆成小山，被霞光映衬，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，慰藉着每个庄稼人的心田。

天色渐晚，风也停了，由于麦场里还有没扬完的麦子，所以父亲干脆睡到场里。半夜，父亲闻风而起，木锨铲起麦粒的声音立刻在寂静的夜里四散开来，村庄、树影都成了一个模糊的黑色轮廓。夜色里麦子与大地撞击的“哗啦哗啦”的声音和扫帚木锨单调有节奏的响声，一遍遍撞击着我的耳膜。

黎明，风停了，此时的村庄还在晨曦中沉睡着，麦场里一片狼藉：刚扬出来的麦糠、散落的碾过的麦秸、大堆鲜亮饱满的麦子、横七竖八放着的木锨、扫帚、杨叉等。经过一夜的劳作，父亲已疲惫地在麦堆边心满意足地睡着了。

# 捉苍虫

忆里，苍虫和蝉都是美味。每到捉苍虫的季节，都会给贫困年代的乡村孩子们带来美好的舌尖记忆。记得那时，谁家有一只手电筒，都值得孩子们骄傲和炫耀，因为有苍虫和蝉的季节，有个手电筒是那么美好。如果没有，只好找些废弃油毡点着了照亮，一不小心就会烧到自己的小手。

捉苍虫要手疾眼快，有时候看到一对，刚要下手，它们就飞快地钻到土里去了。捉回来的苍虫在水里泡一晚，第二天就可以下锅炒了。如果拿妈妈烙的烙馍卷上它来吃，咬下去满口流油，唇齿生香，那滋味是任何山珍海味也不及的。

想起童年的这些美好回忆，我突然来了兴致，找来手电筒和瓶子，顺着河堤边走边照，一对

对苍虫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红光，我轻轻把它们捡起，放在瓶子里。此时的我，已忘记了自己的年龄，好似穿越时空，回到了童年的家乡。

手电筒、油毡、苍虫，让我回味了童年的快乐。那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的乡村风情，永存于我的记忆深处。



诗歌·感悟岁月

## 麦收印象

□于贵超

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  
 饱食大朵大朵的阳光  
 终于在一场梅雨过后  
 披着嫁衣坐上一挂牛车

墙上的农具  
 伸了个风尘仆仆的懒腰  
 场院里寂寞的碌碡  
 把攒了一个冬天的语言  
 趁着一道响鞭，娓娓道出

苇塘里蛙鼓四起  
 母亲用麦秆指出一段长长的荫凉  
 紫色的蒲公英上蝴蝶蹁跹  
 撞衫了卖冰棍的女孩

麦场里夜风优雅的手  
 把爷爷的闲话  
 装裱出岁月的边框  
 那袋明灭的早烟  
 照亮一条通往幸福的土埂路

## 麦子熟了

□潘淑英

布谷鸟的叫声  
 把天空点燃  
 金黄的麦子  
 低垂着头  
 即将分娩  
 壮实的汉子  
 吼着粗犷的歌

麦子熟了  
 站在远远的山坡上  
 就这么看着  
 一辈子总也看不厌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在“原创”栏目阅读副刊美文。  
 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  
 13938039936@139.com  
 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：  
 13938039936